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果爱,请深爱/《知音女孩》编辑部编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12

(《知音女孩》爱情小小说系列)

ISBN 978-7-5006-9132-7

I. ①如… II. ①知… III. ①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3082 号

责任编辑:谢慈仪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4049423 门市部电话:(010)84039659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1.625 印张 335 千字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29.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40

芝芝小姐的〔精美爱情〕

络 绎

太精美的爱情容易变成斤斤计较，粗针大线的爱情才更结实可靠吧。

45

多拉那时不懂〔A梦〕

佩 灵

如果你也在香港，混在尖沙嘴，当你遇到一个会讲4国语言的小警员时，可不可以帮忙告诉他：大雄对不起，多拉那时不懂爱情。

49

出来混总是会遇见〔小强〕的

佩 灵

我们原本只是两个无所事事、看不到未来的孩子，我们彼此相爱、不离不弃，却在盛夏的某一天各自走向无处可去的地方。

53

〔小催眠师〕的牛排与艳遇

络 绎

能匿者不自匿。有时候，我也会相信算命先生的话，
见，我知道那也是一种催眠。

一座(城池)

柏林慢

一座城市带给每个人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他想要的是梦想，她想要的是安全感，而戴夜夜，她想要的是一个家。

苏主管请问今晚是否有空？

丘 戡

放弃也需要勇气，这种勇气，有时候是离开我们的那个人教会我们的。

4月下旬(白茶与鹿)

波塞冬

他们失散在茫茫人海中，再次相遇的唯一机缘，就是动物园再次出现豚鹿。他知道她一定会去看豚鹿，她也是如此坚信。但是这种动物绝种了。

西雅图(数鱼人)

波塞冬

她摸到了那只数鱼用的计数器。
好吧，就从现在开始，每一分钟按一次按键，看看还可以再爱多少分钟。

请不要(让我恨你好吗？)

那 夏

他们原本是一对叱咤武林的夫妇，然后在某一天归隐山林，干起柴米油盐的勾当。

苏拉的(月光波尔卡)

岑 桑

如果有一天，你愿意相信她，请你在有月光的夜晚推开窗，为地弹一曲《安娜·波尔卡》。

爱哈无耳猪和(烟肉里的Hampanda)

范 7 喜

替她爬个烟囱算什么？他愿意为她做更多的事。
胖子战战兢兢地爬上屋顶，小心翼翼地钻进去往下溜，然后被卡住了。他实在太胖。但他说：爱哈无耳猪。——I have a dream，这是个关于爱的美梦。

(离岛)

紫堇轩

爱恋是个高明又懂得感恩的贼，盗走你身上若干年的习性，而汇报给你的是不觉渗透和沾染的对方的气息。

(新德里)等待北纬28度的一个轮回

佩 灵

喜欢，有时候只是为对方身上的某个闪光点所感动；
有时候只是想方设法要多看她一眼。只要那一眼的温暖，他的全世界就会为她而停止。

92	88	81	77	73	69	64	60
用你的爱覆盖我的爱	爱情不在了，有颗钻石也是好的	乌云先生的彩虹小恋人	贝多芬听不到升C小调的告白	曼谷爱情故事	被嫌弃的飞鞋小姐的一生	琵琶声里汉宫秋	冯二北你什么时候能靠谱一点儿？
龙 信	短发夏天	年 念	Cindy shi	佩 灵	Mono	榛 生	浪漫灰
当我不再受到恶魔的诱惑，才有资格接受天使的爱意。	她将她的衣服、书、CD、玩具熊、贝雷帽和玻璃瓶做成一只壳，背着它们在爱情里来来去去，她总是想，当感情没了，至少它们不会抛弃自己。	生活中本来就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大事，这简单的、平淡的、吵吵闹闹的生活以及被日子逼迫着的相互妥协，就是爱情了。	在失去了声音和琪丽爱森很多年后，贝多芬遇见了一个叫特蕾泽的女人，他们是爱人更是知己，贝多芬和她延续了长达14年的恋情，两人终生未有嫁娶。他送给她的那首曲子就叫《致爱丽丝》，这也是被人们永世铭记和流传的爱情故事。	在曼谷西郊的Mueang，有一条全长500米的铁轨，黄色的火车从其上通过，两边摆满卖水果的小摊。我站在铁轨一端，看到你远远从另一端走来……	不是万物变幻太快，是这个世界不明白有的爱要早晚不早，恰巧才美妙。	在水晶、烛光晚餐、房子、车子、结婚这些词汇之间，我觉得我的一生已经被埋葬了。我还年轻，我为什么要做这种活埋自己的事？	跟一个善良的人在一起，就算再不靠谱，也会有快乐的人生。

目录

content

138	好久不见(徐家树)	苏伊一
144	我是出租车上问你：徐家树，我可以爱你吗？你勾住我的手指，对我笑着说：求之不得。	
149	是谁太勇敢，[说喜欢别离]	麦兜兜
153	美人没有爱人，是多么让人心疼的事。	
162	穷人也有(美丽的萍水相逢)	桂圆八宝
167	穷人的爱情能有什么呢？无非是一张票，几瓶酒，一件夹克，当然，还有，等待一朵花开的宽容和耐心。	
172	如果重逢必须出现(一只鹤)	苏小彩
177	4年以后，当初那个骄傲矜持的我，已经学会了堂堂正正地放下自己的自尊心，去好好爱你。	
182	如果爱(请深爱)	调色男巫
187	月老先生，这次你总不会再错了吧？只要他真正的值得我爱，即使是个死胖子，我也会好好去爱。	
192	如果你看透我在墙上的(涂鸦)	佩灵
197	苏贝贝靠在玻璃门前，点燃一支白沙烟，在阳光普照的下午，眼睁睁地看着那位工人阶级兄弟，那么富有浪漫色彩地路过了她的生活。	
202	小麦的门铃只按3次	苏小彩
207	小麦的门铃只按3次，最后那一次，只是想告诉你，我来过了。你不必开门，让我们彼此怀恋门即将拉开的那一秒，我们曾有过的那份期待。	



【女孩大了麻烦，防火，防盗，防走光】

这个城市一夜之间开了无数家卖鸭脖子的小店。一样的门面，一样的装修，一样光鲜粗壮的鸭脖子。关键是所有鸭脖子都能把人辣得像舌头很长的吊死鬼。可是他们还是在外边排长队购买，一边吃，一边说，好吃啊好吃啊。

他们说好吃的时候，我就站在凯旋路和解放路交汇处的鸭脖子店内嘿嘿傻笑。一只鸭子，脖子可以卖，肝可以卖，腿可以卖，鸭架可以卖，剩下鸭屁股没人要。每天下班，我会分到一堆鸭屁股。我常常提着半袋鸭屁股给杜飞家的狗大毛。大毛长得像兔子和熊的混合体，每次吃这鸭屁股，都会辣得直哆嗦。

每次，他的主人，我高中同学，现在外语学院英语系的校草杜飞就会说：“林小诺，你能不能积点德。”

“关你P事啊，没有听到大毛吃了鸭屁股，叫声响亮吗？”我摸摸大毛，辣得不成样子的家伙还要欢快地对我摇尾巴。

这一回，看见我提了半袋子鸭屁股，杜飞依旧说：“不要虐待我的狗了。”

我很想说，你懂个P啊，却连忙住口。他家的葡萄架下站着一个看起来很知性的女孩。旁边放着一袋康多乐狗粮。

晚上，我爬到我家小阳台，看到那个小知性不断给大毛喂水。一边说辣坏了吧，一边抚摩大毛的毛。我能说什么呢，不过是哎一声，提心吊胆地夹着裙子下了楼梯，女孩大了就是麻烦，防火，防盗，防走光。

【这个世界上，有槟榔西施、豆腐西施，还有鸭脖子西施】

我高中毕业以后就没有再念下去了。找了一个看上去很不怎么样的男生带回家，告诉我妈说，我要谈恋爱，读书有P用。我知道我妈会同意的，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饭来张口。至少我不能，家里没有钱，我妈也懂，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在街角请那个男生喝了一杯珍珠奶茶就让他走了。第二天，我去了鸭脖子店上班。第一次剁鸭子，忘记戴手套，手被辣得像大香肠，即便这样，日子还是快乐的。和送外卖的小帅哥调调情，和一起工作的小美

满面。

那个晚上，时间像倒流回毕业的夜晚，杜飞用未曾变过的声音说：“小诺，转了一圈，我发现还是你好，我们能不能在一起？”

我想只要我点点头，一切幸福就会接踵而至。可我说的是，我怎么会喜欢你呢。

长大以后，我知道我那该死的倔强几乎要了我的命。可是在那年那时那一刻，我真的只能这样回答。小知性已经将我所有的自尊心全部打倒，我没有能力去承认自己内心的喜欢，而只有勇气说出这样一句言不由衷的话。甚至为了证明更真实，我还说：“我喜欢你不如王哥，有钱，有势，你什么都没有。”

杜飞逃走了。事实上，我知道，我就这样把自己的感情狠狠剥下来，当成了一文不值的鸭屁股，可能也只有吃到的那只狗才会知道，这些一文不值的东西其实也没有少花工夫，一样能够辣出真心实意的眼。

我没有再多解释，就要去北京了。

妈妈给的最后一点儿钱，说让我去北京学音乐。她曾经去过小台北，看我演唱过，觉得还算有天赋。我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买了一本《当代歌坛》，里面介绍了一个台北叫自然卷的乐队解散的消息。这两位台湾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头发都是自然卷，所以索性将组合的名字就叫做自然卷。乐队的主唱叫娃娃，另一个叫奇哥。唱了几年的歌，奇哥想退出娱乐圈，而娃娃的嗓音也出了点问题……书里说，再也听不到那些清新的声音了。

我以为我会有小伤感，事实上我错了，在北上的火车上，我的悲伤逆流成河，我跨过了长江黄河，我在火车上像个哑巴，我怕自己一张口就会泣不成声。

我只知道火车不能往回开，却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在某一站下来，坐上回程的车，再见心里的那个人，告诉他我真心实意的喜欢他。

【小台北没有了自然卷已经好多年，好多年】

现在我在北京，SOHO，自由职业，偶尔做一些演出宣传，听起来很炫的样子。每天会化看上去很美的妆，不过是为了掩饰永远卸不下来的黑眼圈。一般和别人聊天时也会说《老鼠爱大米》真俗气，可是，内心知道，如果能写出这样一首歌就发了。也恋爱，和那些精英剩男在CBD的餐厅吃难吃的意大利面，却再也无法在任何一个人的额头上看见光芒。每一次在镜子面前看那张被压力打击得龇牙咧嘴的脸，都拼命地想，姑娘还没有恋爱过呢，怎么就老得一塌糊涂了。

北京那么多人，我常常走着走着就孤单得想回到小城市卖我的鸭脖子。

2007年冬天到了，有个网友给我传来一首歌。女生的声音很卡通，男生的声音很性感，他们唱着：“答应要一个人生活/有没有把握/不会泪流/答应要一个人走/有没有把握/无论多久/心还是热的”。

我说：“什么乐队，兄妹二人组？”

“去你的，这是台北的自然卷，就是给玉兰油广告做配乐的自然卷。”

杜飞，网友不知道我为什么悄悄下线，再也没有说话。是的，听到自然卷，就会想起我们的自然卷，就会想起我们在小城组织乐队的小时光。数一数，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到2008年，只是那个灯光明媚的小台北没有了自然卷已经好多年，好多年。

如果我穿上那条红裙子去找他，情况一定会不一样了吧，孙小满心想。

【邮箱情人】

红裙子贵得不像话，一口价580块，孙小满鼓励自己：我这不是败家，我是投资啊，一咬牙一闭眼付了款，卡上还剩下可怜巴巴的20块，孙小满心想不如一起花了干净，顺着店铺链接就进了另外一家杂货铺。有一个宝贝叫邮箱情人，听名字完全猜不到是什么，标价刚好是20块，孙小满决定点开来看看——

邮箱情人是一份很古怪的商品，与爱情无关，只是书信，分为XS/S/M/L/XL 5个号码，20块是M号的价格，最小的XS号只要5块钱，长度是1页纸……需要说明的是：信的内容完全随机，不接受买家定做。

孙小满立刻被这份宝贝介绍给打动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深圳卖家开的店，孙小满甚至有些怀疑店主就是坏蛋江丰丰，之所以不肯给她写信，正是因为能在这里卖上一个好价钱。她毫不犹豫地拍下了一个邮箱情人，兴奋了一阵之后又担心店主是个骗子，连忙留言给他：我要一个XS号的邮箱情人，请退还我15元！

【寂寞的信】

两天以后，孙小满就收到了一封薄薄的挂号信。

室友把信交给孙小满的时候向她眨眼“深圳那位又写信来啦！”

孙小满快乐地抢过信，只看了一眼信封就大失所望，深圳倒是深圳，地址却和江丰丰的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她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只要她坚持购买邮箱情人，就算江丰丰真的和她分手，别人也发现不了。

发货还真快，孙小满一边想着一边拆开了信。字是用蓝色荧光笔写的，胖乎乎的没棱角，像是出自小朋友之手，内容却苦大仇深：

嗨，你好吗？我不太好。

今天以前的女朋友结婚了，我酸溜溜地打电话：“今生祝你幸福，希望下辈子不要再被造化捉弄，下辈子，嫁给我好吗？”

她说：“不行，我和老公说好了，下辈子我们还在一起。”

不愧是XS号的信，短到甚至连称谓和落款都没有，孙小满却觉得这是一封言简意赅，短小精悍，又有点伤感的信，5块钱真超值。

孙小满回了蛮长的信开导他，使用了很多强有力的惊叹号，什么“10步之内必有芳草！”、“大丈夫何患无妻！”、“男子汉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后来她突然想起自己也是个濒临失恋的人，底气一下子没那么足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孙小满惆怅地写道。

【唯利是图的小商人】

信寄出去很久，对方也没有回音，孙小满急了：该不会想不开自寻短见了吧？她用一台百毒缠身的破烂电脑辛辛苦苦下载了淘宝旺旺，刚准备给他留言，却赫然发现此人在线。孙小满连忙隐身，和一个洞悉自己秘密的人当面锣对面鼓一定会让他觉得不自在吧。

忍了半天，那人一直没下线，孙小满终于忍不住问：“喂，你还好吗？为什么没有回信？”

那边发来一个愕然的表情，“我记得你只拍了一个邮箱情人。”

“可是我回了5页纸的信！”

这也太欺负人了！太不把孙小满当回事了！孙小满突然想到一个借钱的故事，有一个人经常向另外一个人借钱，开始只借一点点，并且总是按时归还，终于有一天，借了一笔巨款之后这个人就彻底销声匿迹了。

孙小满冲上淘宝旺旺，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求退款！”

“说了信的内容随机的啦。”疯子说。

“那我要投诉加差评！”孙小满使出杀手锏。

疯子说：“我要结婚了。”结婚？孙小满的第一反应是去他店里拍下很多很多的邮箱情人，她要他忙得没有时间结婚。

“不要再拍了，我就要关闭这个店铺了。”

孙小满蒙了，她这才发现，一直以来，自己倚仗的一切都是这么不堪一击。和尚跑了，连庙也跑了。

“孙小满？”

孙小满一句话也说不出。隔了很久，疯子说：“对不起，我让你更寂寞了。”

【寂寞人人有份】

那年夏天，孙小满终于穿着红裙子站在了深圳街头。她手里捏着两个地址，可是她哪里也没有去。只要不去，孙小满就会一直相信，她在深圳不是举目无亲，她有两个地方可以投靠。

孙小满站在街头听疯子寄给她的那个MP4，孙小满上网查了价格，疯子真的把钱全部退还给她了，他还倒贴了一点儿钱。

MP4里有她和疯子全部的通信内容，还有一首歌——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

孙小满相信，至少有几个晚上疯子也曾经因为她而感到寂寞。

那么江丰丰呢？她到现在还有些怀疑他们是同一个人。但是她不打算揭穿他们。女生长大的标志之一，就是有了属于她的心计和心事。

她为他们尝过寂寞的滋味。他们呢，多少也为她尝过一点吧。

她想哭，又觉得没什么好哭的。

寂寞这种东西，真的是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后来】

孙小满也开了个店，出售一个女孩的寂寞心情。

销路不太好，因为顾客总会问：“你是一个漂亮女孩吗？”

如果是一个漂亮女孩的话，当然有很多人愿意分享她的心情。

孙小满只是一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她的心情只能卖得便宜一点儿。

你需要这份寂寞心情吗？如果需要，请写信给我，我会告诉你孙小满的网店地址。

【4】

我像朗布一样殷勤地骚扰亲朋好友，跟小明打电话，说在加班。又给丽丽发信息，说正跟男朋友在电影院。我正在考虑要不要跟薇薇唠一下嗑顺便问一下是否有空的时候，看见朗布坐在一辆敞篷的吉普车里，朝我招手。我连忙叫着朗布朗布，乐颠颠地跑过去。

看你语无伦次的，见到本帅哥，内心澎湃了吧，来，哥哥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逛逛。看着朗布的新坐骑，我作势惊呼，哥哥真有本事，我什么时候可以靠打工一年的钱给家里买辆车，反击一下我老妈的势利眼就好了。

那天朗布开着敞篷跑车，一路威风地带我到后海一家人气很旺的酒吧里，两杯酒下肚，他登鼻子上脸了，一个劲地跟我说1加1绝对等于3，我跟他纠正说1加1等于2，他仗着酒劲脸红脖子粗地跟我要起赖来，说要是1加1不等于3那我和小洛之间怎么会多出一个王八蛋来呢？

2007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在光线暧昧的酒吧里，我端着一杯冷饮，和酒鬼朗布头碰头，像兄弟哥们那样推杯换盏。这家酒吧也有一个懒骨头，我坐在里面觉得舒服也觉得哀伤。柔软的东西常常会杀人于无形，不知不觉陷在其中就无法自拔，就像此刻，在懒骨头的怀抱里，我忽然哭起来，软软的。

酒吧里那个很受欢迎的黑人女歌手弹着吉他，用不纯正的中文在那里轻吟低唱。“天快亮了，抱抱我行吗？轻轻地开始，深深地结束。抱抱我行吗？像抱你疼爱的女孩那样，给我一分钟的错觉。抱抱我行吗？当我把面纱摘下，脆弱的颤抖，不安的期待。抱抱我行吗？别猜疑，别试探，就当做施舍，信手送出，过后忘得一干二净。抱抱我行吗？行吗……”

【5】

好久没有人抱抱我了，我指的是2002年夏天的那个傍晚和张孝全在天安门广场的那种。那时我和张孝全在读高二，在观赏天安门的过程中，2002年夏天的那个拥抱和着年少的梦想和颤抖的激情，狠狠地扎根在我的心里这么多年。我们把承诺给了北京和自己的信仰，高中过完，大学读完，慢慢地，我感觉自己已经走过了一个下午的疼爱。它足以温暖我好几百岁的年龄。

我很想让人抱抱我，特别想……

我看着醉眼朦胧的朗布，突然蹦出这种念头。我想被我能靠近的人疼爱，哪怕就一个下午，然而这种要求，是很难很难启齿的，即便是对整天跟自己勾肩搭背共饮一扎扎啤的朗布。

唉，“抱抱我行吗？”听起来真脆弱。我是硬撑着的，只要没人揭露我，我就能一直撑着……

手机响起，是麦兜要鱼蛋粗面的台词铃声，朗布接完电话后，被酒精麻痹的脸一下子云开月明，他的前女友给她来电，说已到北京，让他速去接驾。他有些大力地拍了拍我的肩，愉快地说，亲爱的谢谢你今天陪哥哥喝酒，祝织女和牛郎能早日相会，回头我再电你……

温暖的阳光透过低垂的窗帘射进来，看着朗布拉开酒吧的红色木门，我突然觉得，遇上朗布的这一年，是我过得最自在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在这段日子里，张孝全说，玉田我不来北京了我们分手吧！我也挥挥手不带走一片尘埃乖乖地答应，说好不来就不来吧。

唉，我承认，我是有点喜欢上朗布了，而朗布，失恋了几个月后，正步履轻松地朝前女友的怀抱中奔去。

一片。

王满文在一大堆我还给他的东西里面刨了一会才翻出他的包，翻遍所有的口袋后，他的脸迅速变形了。我猜他没有带钱。

你看，他老是这样，办事不牢靠，说话不扼要，关键时候一定是靠不上的。我把钱包里的钱都倒在桌子上，还是不够。

“老姑婆”的侍者们这会儿普通话说得很溜：对不起先生小姐，本店只收现金，不接受刷卡消费。

最后我们决定：我留下当做人质，而王满文搭出租去最近的ATM机上取款，然后完成我们的最后的晚餐，然后，我们互道珍重加油，然后阳关道独木桥。

可是49分钟又55秒过去了，他还没有回来。

我抱着一大堆他还给我的分手炮灰站在“老姑婆”的门口，快要僵硬成石头。难道他真是要扮小人消失？我想到这儿不由得一阵后脊梁发冷。

54分钟的时候，的士带着王满文一脚刹在门口，他没好气地跳下来，对咆哮着奔过去的我挤出一张灰脸：“周围都是荒地，我根本找不到ATM机。转了很久才找到。”

他顿了一下，又说：“还有，我的卡忘记带了，还在你那儿。”

我的脸也迅速变形了。

【分手的原因】

那天一直到晚得快搭不到车，我的眼睛快睁不开时，才得以凑够钱脱身。

不要问我分手的原因了，连分手饭，都没有人吃得比我更凄凉！

回去的路显得很长。我很难不想这倒霉的一顿饭，还有我们倒霉地在一起的前因后果。

认识王满文是在我心情奇差的时候，重感冒了很久，还丢掉了工作，一个人晕乎乎地在北大医院打点滴。他也在旁边插着针头，突然就凑上来说，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我小的时候有次老师搞启发式教学，把黄鹤楼的画片投影到墙上，并且悬赏一朵小红花来让小朋友们回答那是什么地方。

然后我把手举得最高，简直站到凳子上争着要回答。

然后老师果然点了我，我就说，少林寺！

我本来不想理他，但是很不争气地噗嗤一声笑出来，还冒了一个鼻涕泡泡。

第二天，还是在北大医院，王满文又跟我说了很多的笑话，他还说，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尝试着不间断地向宇宙里发射持续的电波，来等待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外星人接收到，然后给出回应。后来一直什么回应也没有收到，这些国家都纷纷结束了价格不菲的发射。

王满文问我怎么看，我说我觉得外星人肯定是有的。不然，地球人不是太孤单了么。他说，我也这样觉得，我止不住地这样想。

王满文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他的爱好和职业是写科幻小说。

出院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走路的时候最好要四处看看，然后一直看着地板，这样你就可以捡到很多别人不小心掉下的东西。后来我们真的一起捡到了一枚小熊徽章和10块钱人民币纸币。

百分之九十的人走路是不看大地的，他们看着天空，他们发呆，他们看着别的人。而我，开始在走路的时候看着王满文了。

【分手半年快乐】

我也开始用零零碎碎的小时间，用新申请的邮箱勤快地写邮件，给家人，给朋友，给同事，给各种被我自觉不自觉忽略掉的人。

王满文发邮件给我的邮箱，我不再用来写信，只是每天固定点开一次，我看信。我给这个邮箱起了个名字叫做波普船长邮箱。

几个月过去了，我周围的一切居然有了微妙的变化，原来有点紧张的关系居然一一都舒缓下来，做事也更顺利了。我觉得也许是写出的那些邮件起了神奇的作用，每天写邮件成了我必做的功课。

有天我打开波普船长邮箱，王满文一改几个月的斯文，竟然在里面叫嚣：

你这恶人！我觉得，你对我没有我对你那么好。你没有我听你的话那么听我的话。你没有我想你那么想我……

什么、什么、什么！我被他绕口的来信气着了。我气急败坏地回信，反咬一口，把他大骂一顿，历数他的罪状。顿时觉得心情像排出了毒素一样畅快。

10秒钟以后，回信居然出现了：

你终于回信了。

写邮件者有好报的鬼话终于应验了。

那时候分手的原因，你一直没有告诉我。

我不服，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原则问题，但是你要为什么要折磨我？你为什么要吝啬到连一封邮件都不肯写？

其实一切说开了，不就好了吗。

分手半年快乐，要不，吃饭庆祝一下吧。

就像王满文说的绕口令那样，可以说出来的未必重要，重要的未必敢于说出来，说出来未必能到极致，但是我们可以追求。

我穿上黑裙子，披上白围巾，以及一双奇怪的方头鞋子。镜子里的我，不像熊猫，就像斑马，要么，就是一只貌似平静但暗藏得意的奶牛？我不知道，我只是要欣然赴约。

肃地注意着前面的杨格和马莉莉。我搞各种破坏活动，向他们丢石头，跟同学一起起哄，要么干脆大喊一声“有蛇”把马莉莉吓哭。可是，因为我拙劣的捣乱，杨格反而紧紧地抓着她的小手。我真的好生气！一不小心，我滑了一跤，听见我的叫声，杨格猛地回过头来，丢下马莉莉朝我跑来。

杨格坚持中途背我回家。在“大难”面前，他没有为了爱情而丢下朋友，够意思。我觉得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我趴在他的背上，心满意足。杨格却说：“你比她重多了。”

我哼了一声，我又生气了。

杨格忽然问我：“三朵，你是不是喜欢我啊？”他把我放下来，在远离人群的山麓，他看着我的眼睛，像是在质问一个间谍有没有偷走情报。我被他问傻了，“你有什么值得我喜欢的？呸！”就这样，好不容易的一次表白机会，淹没在我的大口水之中。

下午回到学校，我看到黑板上贴的小报。“马莉莉和杨格成了恋人”，他们的名字被画上了卡通的心。马莉莉坐在教室最后面，羞红着脸，她冲上前来，撕掉了那张小报。

我晃着一条跛腿看着这一切，马莉莉这会儿的心态倒是挺像我，面对绯闻，明明心中很喜欢，却还是要用强悍和勇猛来掩饰，呵呵，你伤害了杨格的心哪。我幸灾乐祸地想。

杨格伤着伤着也就习惯了。下课，他跑来问我：“有没有烟？”

“有。”我撒谎说，其实我根本没有烟，但死党不是要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吗？“待会给你。”我用50米短跑测评的冲刺速度跑到学校对街的小卖店，不顾老板的训斥买下一包茶花，又迅速跑回来。我把烟递到杨格手里时尽量装成漫不经心。

那时，他坐在篮球架下，漂亮的侧脸显得那么忧郁。他对我苦笑了一下，点燃一根烟，说：“你们真行，让我在一天之内心碎两次啊。”

【光头小医生】

一晃7年过去了。我已大学毕业。等待我的一份现成的工作是教书育人。趁着大学时代最后一个暑假，我背着一台lomo相机在城市里晃悠。城市真的不是我们童年记忆中的样子了，小巷已经拆掉。那棵爬过的大树已被连根拔起，不知道扔在了哪个角落里。

我晃着晃着来到动物园，小城市的动物园有一些很普通的小动物。猴子、鸵鸟，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飞禽。我扔面包屑给它们，看着它们欢欣的样子我也跟着哈哈大笑。曾经向猴子挑衅的狗已经死去7年，不知道它在天堂还好吗？我可没有再用眼泪浇它的蜡烛。而那个和我一起来逛动物园、给我讲感人故事的男生，他也已经离开我7年。杨格，我也没用眼泪浇灌对你的思念哟！

工作后，一次和学生打球，我刮伤了手臂。大家把我送进医院，我看到一位剃着光头的年轻小医生正在给前一个受伤者缝针。那人是个小偷，偷了别人的钱，被事主打伤。小医生缝针缝得很慢，小偷龇牙咧嘴痛得直叫。“你就不能给他多打点麻药吗？”我说。

“多打麻药还能记住这个疼吗？”小医生头也不抬地说，“好下次再偷吗？”

我觉得他说的倒是挺有道理，等到他给我包扎时，我对他说：“我可是好人，不要对我那么狠。”他微微一笑，手很轻很轻地替我涂了药水，他说：“您是老师？唉，我最怕老师了，小时候总被罚站。”

我担心他报复老师，马上笑呵呵地说，“不，我是园丁，春蚕，红烛。”我说，“呵呵，我是改造灵魂的工程师！我什么都是，就不是老师。”

“你还真贫。”小医生抬眼看看我，“这么贫的老师上课什么样？”

我上课什么样？

我觉得我是个好老师，讲到细胞分裂时我拿出自己用干稻草和臭塘水培育出的草履虫恶心他们；讲到桃乐羊的克隆我会每人发送一张小绵羊贴纸……无厘头的女老师贪玩，贫嘴，不过却最受欢迎。

“巴甫洛夫是在研究狗的消化腺分泌时意外发现条件反射的，实验时给狗食物，并用精密仪器记录唾液分泌的滴数……”讲到这里，我突然讲不下去了，因为我的眼睛湿润了，喉咙一阵阵打结，巴甫洛夫的狗让我想起了我的狗，还有杨格。

我想起大二那年，杨格找我帮他写情书的事。他笑嘻嘻地说：“三朵，我喜欢马莉莉了，你帮我写封情书给她！”说这话的时候，他显得特别讨厌。他不知道我心里的醋意已泛滥成河，但表面上，我却装得风平浪静：“好啊好啊，包在我身上！”

那天晚上我独自在教室写那封破情书，心里好不凄凉。

第二天我告诉杨格我任务完成了。他当时刚从球场上冲杀下来，满头是汗，他说，完成什么了？我说情书呀，我交给马莉莉了呀，她很激动呢！杨格的表情顿了一下，然后他说：“行，那谢谢你了。”他转过身去，一个远投，篮球入筐，在场一片叫好，杨格毫无表情。

我开始往回走，杨格似乎在我身后嚷嚷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我不是没有听清，我是不想听清，不想听清的那句话其实是：“三朵，你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

如果当时我有勇气回过头去，我也许会跟他一样嚷嚷：“我不是傻瓜！我喜欢你呀！”

可是，我们都不想伤害无辜的马莉莉。我们装聋作哑。

此时，学生们开始看书，我走到教室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茶花烟。阳光很好，烟雾在光线下像云一样。酷酷的女老师苍茫地看着远处，学校大门口，有一个人慢慢地走进来，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那是杨格来了吗——

“不要抽烟啦，女的抽烟不好。况且你是老师啊！”他沉着脸。

“不要你管。”我说，“要不要借我的烟头点蜡烛啊？”

“我的蜡烛会一直为你燃烧下去的。”他忽然淡淡地、忧伤地说。他看着我。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眼泪糊了满脸。

是的，杨格已经在两年前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被查出癌症，很快就去世了。这个消息让太多人心碎，尤其是两个爱他的女生，一个是我，一个是马莉莉。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女子想起杨格时，会比我哭得更伤心。

我拿起手机，拨通马莉莉的电话：“不要难过，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复述了那个关于天使蜡烛的故事。对方沉默很久，忽然，我听到一个男人声音对我说：“这个故事我也知道，我对每一个失去亲人的病人家属讲这个故事。”原来，我打错了电话，我拨到了小医生的手机上。

他让我擦干眼泪，我乖乖地做了。

两天以后，小医生和他的朋友来拜访我。他的朋友真不客气，在我家胡吃海喝，大吼大叫，弄坏我的拖鞋，盘踞我的沙发。未了在我的地板上撒了一泡尿，以示亲热，没错，那是一只京叭狗窜种的雪纳瑞，中西合璧的小狗名唤煤球。

小医生抱着狗跟我告别，“在你家玩得很愉快，希望下次再见。”

“照这……您还是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吧。”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我的狗都听出来了。”

我们学校的政法系历来以好劳恶逸著称，请注意，是好劳，而不是好逸。除了功课较多的客观原因以外，求取功名的心态也因本系出了几个法院院长的事实而在近年来达到白热化程度。我记得刚入校的那天，同班一个男生就问我要不要考博，当我反问他为什么要考博时，他露出一丝不与我计较的苦笑。而我旁边的另一名男生，则压不住满脸的蔑视，噗，他冷笑出声。

他是在笑我，还是在笑另一个男生，我一直没弄懂。不过，在这样的系里，我找不到男朋友却是事实，因为男生都很忙。男生也瞧不起我，就冲着我连英语四级都没一次过关这件事，他们当我是系里的败类，就不算空穴来风。

当晚的晚会，政法系果然有一大批人没到场，座位空出了一大片。台上倒很热闹，几个男生跳街舞，一群女生耍宝剑，老师们也登场，来点京剧、小品。接着有片刻的安静，一个小丑上场了。

一瞬间，我以为回到了10年前。我确实有10年没见过小丑了。这个小丑和当年的毛怪多么像啊，他也有一个狂笑的大嘴，一只圆圆的酒糟鼻，3只红色皮球在他手里变着自如的戏法，只是他并不忧郁，他是个开心的小丑。你瞧，那每一次跌倒，每一个打滚，每一步外八字，都伴着他发自内心的欢乐，麦克风泄露了他的笑声。他问观众：你们喜欢我吗？

喜欢！众人一起高呼。我也在人群里疯喊。

【3】

我跟这个小丑认识了——那天的晚会结束后，我主动跑上台去帮他们整理道具。拎起一件缀金片的袍子，袍子旧了，上面的珠片水一样往下掉。小丑跑过来，用双手接着掉下来的珠片。“同学，你能帮我补一下吗？”他恳求地看着我，“不然，明天还给服装店时，他们会要我赔了。”我当然点头同意，并且献媚地说：“包在我身上！我是你的粉丝嘛，呵呵。”

古有勇晴雯夜补孔雀裘，今有女粉丝对眼串珠片。那一大捧珠片可不是好玩的，我点着手电筒足足串了一夜，针、线、珠孔，三点连一线。早上洗脸，发现双眼已经严重斗鸡。

中午在食堂碰头，把袍子还给小丑，他感激得给我跪下了——不，是一不小心踩到了一把掉落的羹匙。扶他起来的时候，他忽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有人在我们食堂的青椒炒肉里吃到了老鼠的尾巴。”我大惊失色，“那老鼠的其他器官呢？”

“肾脏、肝、胆囊、十二指肠……也许会出现在今天的菜里。”生物学系的小丑，对我细腻地危言耸听了一番，接着又用科学知识来安慰道，“如果老鼠身体健康，吃了也没什么，反正都是蛋白质嘛。”

对视3秒以后，他对我深情地建议：“让我们离开这个可怕的食堂吧，姑娘。”

【4】

这是美好的一天，我跟一个爱笑的男生在一起。他要带我去昂贵难吃的西餐厅，当然被我拒绝了。物美价廉的小饭馆儿就在学校附近，为什么还要跑远路？有一款鳕鱼炖豆腐格外好吃。鳕鱼并不是这道菜的主角，好吃的是里面的豆腐。

手工制作的豆腐，挑选那饱满的东北大豆，泡发，打浆，滤渣，煮沸，点卤并非传统的石膏，而是葡萄糖脂，因而，做出来的豆腐细滑得像白丝绸一样，吹弹得破，入口即化。不瞒你说，这种做豆腐的方式是我出的主意，毛怪亲手试验的。时间还要回溯到我18岁那年的暑假，高考结束，我整天混在毛怪的餐馆，那年大学没考上，这道菜却结出了正果。之后，又一年，为了给我加油，毛怪天天给我吃鳕鱼炖豆腐，补脑嘛。

快餐，一个托盘，一碗饭，一盘菜，一个汤，同样是一碗饭，一盘菜，一个汤，我当然更愿意照顾毛怪的意思。这是个食客不多的初春中午，窗子的屋檐还挂着几片融得快虚掉的冰凌，毛怪坐在我对面，给自己倒了一杯据说是从吉林农村买来的野猕猴桃酒，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我们就说起了“理想”这个大词儿。他感叹一声：“我他妈的怎么就从来没有理想，小榛子，你有吗？”

我也粗野地回应：“他妈的，没有。天生就没有，后天也没能习得。”

“当演员的，想要大红大紫；学法律的，想要当大律师大法官。谈恋爱的，想要嫁得风光。开餐厅的，想要数钱数到手酸……人人都有大理想，大奔头，都铆着劲地争取，可是我为什么，为什么总想往后缩啊！”

“别说了，你……就是人渣。”我拿过毛怪的酒杯，也呷上一口，‘我来给你讲讲那个人渣，克里斯陀弗，美国人，他24岁那年，放弃了父母安排的理想人生，独自一人去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1990年的初夏，克里斯陀弗没向任何人打招呼，开始流浪。6月，他的车子抛锚在亚利桑那沙漠。他干脆弃车前行，还给自己举行了小小的典礼：在沙漠里放了一把小火，烧掉身上的160美元，从此将荒野当成自己的万事达卡。’

持有这样心态的人渣，最后肯定不会成为百万富翁、伟人大腕，甚至不一定能活很久，因为他们是那么的不合时宜，不谙生存法则，不懂人情世故。但就是这个入渣，光芒却照亮了这个世界上另外一大批人渣。他们纷纷顿悟：人不应该活得那么累啊，轻松一点儿多好。

两个人中起码有一个醉了，才有可能把那样的猛话脱口而出，“人渣还是和人渣在一起比较适合啊。”

“这话靠谱儿。”

男人老了一点儿，瘦了一点儿，眼角和嘴角都往下垂着一点，其实比他们年轻时要好看。

【7】

回忆14年前，人们必会说，那是个没有大志向的少年。当演员却不爱听掌声，参加比赛却拒绝第一名，机会摆在他面前，他都一一拒绝掉，他太没出息了。人们瞧不起那少年。少年的爸爸被气坏了，每隔几天就是一顿皮鞭伺候他。被打以后少年很恼火。有一次，他捉住一个看热闹的小孩，并且重重地将那小孩揉倒在地。这时，一瓶治疗打伤的药油从小孩的手里掉了出来。

小孩并不怕他，自己爬起来，很认真地对他说：“我可以替你涂药吗？”

这只是人生回忆里，一个特别微小的细节。

我也不知道说它出来有什么用。

不过，就从那时起，往后再数14年，我和毛怪结为了夫妻。